

# 遙遠的故鄉

姚學昌



故鄉這個名詞似乎離我遙遠遙遠，但是，每逢在夢中確在腦海中翻騰著故鄉的一些景色猶如昨日，故鄉是我朝日思念的地方，小時侯和玩伴嬉戲在田野和山林間，於今在回憶中則仍是猶如往昔。

我的故鄉是在棗陽縣南方四十五里滾河南岸腹地姚家畝，今改為「段家營」。故鄉流傳著一個順口溜：「棗陽縣出南門，四十五里段家營，周圍城牆有樓門，土匪打來進樓門……」

故鄉經常鬧匪患，有一次土匪在半夜時將姚世發大爺的女兒抓去了，要贖款五十兩銀子，家人哭的很傷心，大家都驚若寒蟬，小孩們都怕怕躲在媽媽懷裏，因為我們偏遠的鄉下，政府鞭長莫及，土匪肆無忌憚，勒索老百姓。

這塊肥沃的土地有水田也有旱地，為農家樂的源頭，我祖父姚世義是個秀才耕讀傳家，尚稱書香世家，擁有田地百畝，後分給我父親五個兄弟，我父親是長子，由他主持分田，五兄弟每家各分得二十多畝田地，逢降甘霖時尚可維持溫飽，如果遇着天旱不雨時，就要仰天長嘆，慙慙待振。

我家屬梁集鄉鎮管轄區域，鄉鎮長我們從未謀過面，人民遭遇天災人禍，好像不關鎮長的事，只有自求多福。有一年遇到天災，田地無收成，無法繳交稅糧，將我父親五花大綁到鄉鎮上遊街，還遭鄉兵不停地鞭打，真讓人心寒。

梁集鎮，距我家八里路程，吳店鎮距我家也是八里路程，我家「趕集」買賣物品，單日到梁集鎮，雙日到吳店鎮，都是步行，沒有交通工具。所謂「趕集」是當鄉鎮開市的日子，鄉間人民可以將五穀雜糧物品及雞鴨牲畜到鄉鎮上賣，賣得的錢再買所需用品。

故鄉的農產品繁多，稻和麥是主產食糧，夏季吃麵食，冬季吃米飯，我從小兒時喫米麵食長大的，至今仍然保持這個飲食習慣，所謂：「人以食為天」，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所以故鄉是養我的根，我一直想着「歸根」。

故鄉也豐收棉花，我們穿的衣服便是出自棉花，我小時候曾跟隨父母到棉花地採棉花，從棉花樹枝上將一朵朵的棉花摘下來，拿回家將棉花殼剝去，成為淨白的棉花瓣，棉花瓣用軋棉機將棉子分除去，成為棉花絮，媽媽將棉花絮彈成棉花團，再經媽媽用紡綫機紡成棉綫，所謂：「媽媽手中綫，兒子身上衣，媽媽密密縫，盼兒早點歸」。由此可知媽媽手中綫是多麼的艱辛和心酸！

棉綫經織布機製成布匹，布匹林林總總，這市井集中隱藏著不少布界之寶，布匹合稱表示制作衣物的衣料，而現代有滌綸、棉、麻等『滌綸就是合成纖維中的一個重要品種』。所以於今衣著千奇百怪，藏著太多的奧妙，難以贅述。

至於棉子用途可多著呢！棉子經油坊製成棉子油，故鄉炒菜肴都是用棉子油，很少使用芝麻油，因為芝麻產量少而且很貴，只是用在涼調的菜肴滴上幾滴，表示有點香味，棉子油燈是每家照亮不可或缺的，我小時候讀書一直都用棉子油燈，我曾寫了一首小詩：「燈下展書讀，回憶小時候，三五圍燈坐，惜取棉子油」。

故鄉的農產品數不勝數，使我常思之嚮往之。



# 銀髮情結

姚學昌

醫藥進步，衛生條件的改善，人的壽命增長，銀髮族日益增多，於一一四年銀髮族群已超過人口百分之二十，而且有日益增多的趨勢，在社會上則衍生一些老人問題，不容小覷。政府已籌謀妥善的照護，即所謂「長照計劃」，以達致禮運大同篇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癡疾者皆有所養」為目的。

這些老人往昔叱吒風雲，豐功偉業，或奮鬥有成，或白手起家，如今「此情只待成追憶」，一切都成南柯一夢。換來的是心情冷淡，門前寥落，心中空茫，生活單調，難免會有諸多挫折和失望的感受，形成嚴重的老人症候羣。李白（秋浦歌）詩句：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霜。以其滿頭秋霜而知老之將至云耳，其不愁乎。

老人獨處而孤單是許多國家面臨的社會問題，在荷蘭逾七十五歲長者約兩百九十萬人，其中九十萬獨居或白天子女，兒孫外出工作，非常寂寞。「寂寞老人」已是荷蘭不可忽視的社會現狀。漫漫的銀髮潮充斥著各樣的念頭，舉世皆然，不一而足。

在美國有各種銀髮團體 (Senior Activity Center)，為老人服務，備有交通工具接送，免費餐飲以及遊玩設施。前些年一個航業公司計劃賺銀髮族羣的錢，專為打造一艘宇宙學



府號郵輪，提供老人在海上旅遊，徜徉於大洋大海，藍天綠水，漫漫天涯，渾渾沌沌，所有諸事都置於腦後，心曠神怡，那是多麼美好的晚年生涯！我家設有舞蹈教室，有退休駐聯合國代表以及休士頓大學電機系主任教授等銀髮前輩都來捧場習舞，活動健身，排遣寂寥，你只要稍為留意，某些角落，不難接觸到銀髮族羣，而窺知其心境之感概。

在臺灣我們都知道上了年紀的人，大部份身體已有些小毛病，有耳朵重聽的，有視覺不良的，有兩腿乏力的等等，是故他們只好窩在家裡，自從有了電視便成了他們的良伴，足以排遣許多無聊時間。

客廳裏電視機開著，選妥頻道，找好節目，泡杯熱茶，躺在沙發椅上，兩眼似睜非睜，雙耳似聽非聽，情緒和喜樂隨著電視節目內容起伏，天馬行空，靈魂出竅，茫茫然，暈暈然，似乎進入「飄飄然羽化而登仙」的境界，那是多「陶然而忘我，欲辨已忘言」的意境！但是老人家對社會動態反應却很激烈，看到不合意的電視新聞，如立法院鬧戲上演，或是不分區立委提名不當等等，會勃然而怒，破口大罵；看到某某選上大位，會感然而憂，徬徨疑慮，這些情緒反應，則是對他們身心健康有損傷。而且窩在沙發椅上日子一久會給老人家帶來不少負面後果：如腸胃不適，電視腿，尾骨病，頸椎痛，電視失眠症等毛病。對已有些小毛病的老人延申成為更複雜的情結，真是剪不斷理更亂！宋朝張先（千秋歲）詞：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

台灣書畫社團吸引銀髮族羣參與，這是非常有意義，可以排除心思網中千千結，我國自古就有「琴棋書畫」等藝術文化，而且現今一般老人家，多半在年幼時已有書寫毛筆字的基礎，如今提起毛筆自然興味十足，心境豁然。寫毛筆字也能達到靈修的意境，老人家寫毛筆字可以修身養性，對養病大有好處，還能減少腦部退化，書寫書法又可增進文學的素養，充實生活內涵，這個力道大可解除他們心中千千結，銀髮族有正當的管道疏通情緒，而且給社會帶來另番優良的文化氛圍，這才是銀髮族之福，國家社會之福。



## 懷念李光啟老師

姚學昌

李光啟老師是我故鄉棗陽縣中學的老師，當時我才十五歲吧！李老師教我們化學課，還記得他帶我們作實驗，將兩瓶葯水倒在一起時立即變成藍色，他說這就是化學反應。有位同學問李老師在野外場地便便屎嗅隨風飄逸，李老師說那是物理作用。那個時候在貧乏落後地區，教材缺如，師資饋乏的情況下，突然新聘請兩位和李老師到我們縣中教學，真是我們這些鄉間孤陋寡聞的孩子們的福份而欣喜。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使我永懷心中，李老師被人毆打了一頓！因為李老師教學獲得同學們愛戴，遭人忌妒。我們同學要為李老師報不平，學校還發生小小的風波，這就是李勘成同學唐習堯同學和我三個人陪着李

老師一起遠走武漢的前因後果，而我則因此提早兩年離開了棗陽故鄉，有人所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李老師到武漢後在聯勤單位工作，我們三個同學在武漢讀高中，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因內戰武漢吃緊，學校停課，師生各找出路，我在彷徨失措生死交關的時刻，前去漢口探望李老師，他躺在床上身有微恙，憂心重重，也不知道何去何從？他也感受到我的處境，立刻從懷中掏出幾張金元卷給我，囑咐我不要回棗陽縣，因為棗陽已淪陷了，那時我幾天餓着肚子，找不到一口飯吃，我辭別了李老師在漢口大街上漫無目的走着，大街上門戶深鎖，想討碗飯吃也難，看到一個挑担子賣吃的，好像是剩飯剩菜加麵糊，我要了一碗吞到肚裏不知其味，問好多錢？我將李老師給的金元卷都給了他，他說還不夠，我只有這麼多怎麼辦？他說：你欠着吧！於今回憶我尚欠人一碗飯錢耶！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我來到台灣，在岡山空軍通訊學校讀了兩年畢業後，旋即考進海軍軍官學校，在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學校放寒假，同學邀我到台北玩，參觀台灣大學及師範學院「師大前身」，在師範學院遇到李光啟老師，真是欣喜若狂，李老師向他的同事們介紹我是他的學生，在台灣我有這位老師感到很榮幸，那時李老師在師範學院圖書館作事，尚未結婚，我在海官校畢業後，到台北遇到好幾位棗陽同鄉，如彭登



墀、韋靖……。有一年李老師辦理棗陽同鄉會，我前來參加，李老師介紹我說：我的學生現在已作船了耶！以後又遇到姜道章，我和姜道章是棗中同班同學，而後我們和李老師經常連絡，有一次姜道章在中正紀念堂請李老師夫婦和我夫婦餐叙，道章特別和我們介紹李老師婦人說：這是我們的最年青的師母，好像是李老師剛結婚吧！

李老師移民加拿大溫哥華，當時我的兒子在溫哥華工作，居住地距李老師不遠，兒子開車約四十多分鐘，所以我去兒子那裡，我便去看李老師，每次去他總是留我們吃餐飯，那時他在溫哥華「華人藝術學會」擔任秘書長。我最後一次去看他的時候正逢他射護腺開刀，他說取出一大碗肉，他的身體已經不行了，很虛弱，不幸李老師在 104 年 12 月 20 日過世了！他走了，他的音容及教學的風範永遠讓我懷念。